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十二回 濟公善度韓殿元 寒士舍子遇聖僧

話說和尚分開眾人擠入一瞧，祇見裏面站著一位窮儒，頭戴舊文生巾，燒了窟窿一個，穿一件舊文生氈，上下補釘七條，懷內抱一小孩。此人有三十多歲，一臉枯槁，站在那裏說：“眾位，我抱的這小孩，生一年零二個月。他娘死了三天，我又雇不起奶娘，豈不要餓死。哪位願意要就抱去。”書中交代：此人叫馬沛然，原籍常州府常熟縣人，自幼在家讀書，娶妻周氏，把一分家業坐吃山空全完了，祇懂唸書，不知營運，直過的上無片瓦，下無尺地，跟前就有個小孩，帶了妻子逃難，來至臨安，住在錢塘關外吳伯舟家中。這位吳伯舟，他就在西湖使船，是有遊西湖的，多雇他的船。手下有百餘條船，同馬沛然原係故交，知道馬沛然是位文士，就留他在船上管帳，每天掙個二三百錢，也夠他夫妻糊口，不想大運不通，西湖出了四家惡霸，時常在西湖搶人，鬧的沒人敢遊湖了，船也沒人賃了。馬沛然沒法，祇好歇工罷。這西湖頭一個惡霸，就是秦丞相之弟花花太歲王勝仙。那時高宗皇帝手下丞相是秦檜。他本姓王，過繼給秦家。王勝仙是秦相親兄弟，他倚仗哥哥勢利，時常帶了打手遊湖，瞧見美貌的婦女，就叫打手搶，沒人敢惹他，因此皆不敢遊湖，故吳伯舟的船也賃不出去，馬沛然也沒了事。他妻周氏是位賢德人，說：“你我夫妻莫非餓著麼？你在家中看看孩子，我出去做點針線活，你我也好度日。”連說了好幾句，馬沛然一語不發，周氏便把孩子留在家裏，竟自走了。馬沛然坐在屋中，自己一想：“男子漢大丈夫，不能養妻育子，等著媳婦給人家做生活吃飯，算怎麼回事？”自己越想越煩，實在無路，抱了孩子打算跳西湖一死。又一想：“這孩子投爹娘來了一年，又要死了，怪可惜的，不如把他給了人，我再一死。”這纔來至十字街一站，說：“眾位誰要這小孩誰抱去。”連喊了幾聲，旁邊有個老者一瞧，這孩子生的不錯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也沒兒，我倒可以留下。”剛過去抱，旁邊有人說：“老者別要，你要一抱孩子，他就要跟你去。這兩天他娘也來了，同你借銀，過兩天他爹也來了，你可別上當。”那老丈一聽也不要了。濟公說：“你把小孩給我罷。”馬沛然說：“和尚，你要小孩作甚麼？你是出家人。”和尚說：“我收他作個徒弟。”馬沛然說：“和尚，這孩也不會吃飯，還不能離乳，那如何能行？”和尚說：“不行我不要。你說實話，這孩是他娘真死了嗎？我的廟在你住家隔壁；你住吳伯舟的房對不對？”馬沛然說：“他娘雖沒死，我可不是生意，指著孩子訛人。”和尚說：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走罷，我帶你找你妻，叫你夫妻孩子見面，給你找點事。”馬沛然一聽，問：“和尚寶刹在哪裏？上下怎麼稱呼？”和尚一一說明，帶著馬沛然往前走。濟公信口作歌：

誰能誰不能，能者在五行，五行要不順，能者也不能，眾公不信細叮嚀。看那眾富翁，騎驃押馬身受榮，再看那貧軍寒民與百姓，無吃無穿受困窮，皆困前生造定。

濟公帶馬沛然往前走，來到醬園門首。和尚說：“掌櫃的，給我三文錢的大頭菜。”裏面答應，給拿出來。和尚說：“太少，我給兩個錢。”掌櫃的過來說：“和尚，咱們這作舖的買賣，並不二價，還價不賣。”和尚說：“倒不是我還價，我這兜子裏就剩二文錢。我化你一文。”掌櫃的說：“你是出家人，就是罷。”和尚伸手一摸兜子說：“喲！我這兜子漏，又丟了一文錢。先給你一個罷，明天我給你帶來罷。”

說罷往前走，對過就是青菜攤。和尚來至切近說：“掌櫃的，給我一個錢蒜。”掌櫃的說：“一文一頭。”拿了一頭蒜給和尚。和尚給了一文錢，接過蒜來一瞧說：“掌櫃的，一文錢一頭蒜，你還給我一頭爛的，你給換換罷。”掌櫃的又抽了一頭給和尚，和尚也沒把爛的交還，給人家一文錢買兩頭。和尚原本就帶了兩文錢，要買四樣禮去給人家上壽。馬沛然瞧了和尚太貧，跟和尚走了半里路，見路旁一個賣狗肉的。和尚過去說：“這肉真肥真香真爛，五花三層，要吃肉，肥中瘦。”

誇了半天，說：“掌櫃的，饒給我一塊吃。”賣肉的正沒開張，見個窮和尚誇讚了半天，要一塊吃。賣狗肉的一高興，拿刀給切一塊有二兩。和尚接過來一瞧，說：“你要多給吃點。”賣狗肉的說：“你沒夠。”和尚說：“不是我沒夠，和你要不給添，連這塊人情皆沒了，做情做到底。”賣狗肉的又切給吃一塊。和尚一文錢沒花，白得兩塊狗肉。和尚又往前走，聽那邊賣饅頭的，和尚叫賣饅頭的：“過來，我買。”那賣饅頭的過來，和尚說：“熱不熱？”賣饅頭的說：“纔出籠。”說著把挑子擱下，一掀蓋，熱氣騰騰。和尚伸手一拿，就是五個黑指頭印，和尚剛往嘴裏咬，趕忙扔下說：“我忘了，沒帶錢，我沒敢吃。”賣饅頭的瞧了有氣，這個饅頭賣不出去了，又是牙印唾沫，又是黑印。自己一想，“我有心嘔氣罷，剛出來，他又是個出家人。”愣了半天說：“得了，我這饅頭就算扔了。”認了晦氣。和尚說：“你既要扔，別扔，捨給我和尚罷。我明天碰見你，我要帶著錢還給你。”賣饅頭的說：“你拿了去罷。”和尚拿了饅頭，帶著馬沛然來到鳳山街，見路北大門懸燈結彩，車馬盈門。這家乃臨安城頭等富戶，姓鄭名雄，人稱鐵面天王，今天給老太太做壽，臨安的紳士財主都來給祝壽。和尚來至門首，告訴馬沛然，附耳如此如此，在這等候，自有機緣可遇。馬沛然點頭。和尚上了臺階說：“辛苦眾位。”由門房出來一個家人，見是個乞丐窮和尚，家人說：“和尚，你來得太早，還沒坐席。

你要雜燴菜回頭來。”濟公說：“你胡說！我知道這裏老太太生日，買了四樣禮，特來拜壽。”家人一聽，暗想：“素來我們大官人最愛施捨，捧金如土，仗義疏財，遇見窮苦的人必要周濟。也許我們大官人待他有好處，他知道今天壽辰，要來報答報答，我倒不能小覷他。窮人也有一分盡心，或許知老太太愛吃甚麼，買點甚麼。也許送桃面點心酒席票。”想罷說：“和尚，你在哪廟裏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在靈隱寺小廟出家。”管家說：“你的禮物是自己帶來，還是隨後有人挑了？”和尚說：“我隨身帶來。”家人說：“你把禮物拿來，我給你回稟帳房去。”和尚由袖裏拿出一個饅頭，兩頭大蒜，兩頭鹹菜，兩塊狗肉，遞給管家。和尚說：“給老太太吃狗肉就蒜瓣，吃饅頭就鹹菜。”家人一瞧，賭氣給扔在地下說：“你快走開罷，跑來攪我們。”剛扔到地，過來兩條狗就要吃，和尚趕緊轟開：“花脖四眼，你們兩個給吃了，老太太吃甚麼？”和尚撿起來說：“你不給回稟，我會嚷。”大聲喊嚷：“送禮來了！”拿手抓住往裏扔。眾家人瞧了，全都說：“這和尚是瘋子，不管他。”

書中交代：這鄭雄原本是臨安頭一等紳士，又是武進士，為人最愛交友。他叔父在外省做總兵，今天給老太太做壽，臨安城上自公侯，下至庶民，都來送禮拜壽。今天有美髯公陳孝，病服神楊猛，趙文會、蘇北山、姜百萬、周半城，皆在客廳，真是高朋滿座。鄭雄的母親，今年七十整壽，可就是雙目失明，有二年多了，請了多少先生並未治好。今天鄭雄正在廳上應客，家人拿進一個禮單來，說：“三清廟的廣惠師父前來拜壽。”鄭雄一聽，一楞說：“我素日跟他並無來往。”接了禮單一瞧，上寫：“銀燭一對，壽桃全堂，壽酒一罈，壽麵一盒，壽帳一軸，山羊四隻。”鄭雄忙迎進。眾人一看，此僧有五十多歲，衣貌鮮明。

書中交代：廣惠來給鄭雄送禮，他有貪心，知鄭府的花園鬧妖，他曾捉妖淨宅，打算以送禮打進步，好給捉妖賺點銀子。今天來到這裏，眾人一讓，把廣惠讓至楊猛、陳孝這張桌坐下。楊猛愛說話，說：“大師父來了。”廣惠說：“來了。”楊猛說：“我同你打聽一位和尚，你可知道？”廣惠問：“誰？”楊猛說：“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。”廣惠說：“濟公和尚，瘋瘋癲癲算甚麼，我倒同他師父相好。論起來他是師侄，常要跟我學能為，我沒那麼大工夫教給他。”楊猛一聽就惱了，一想：“這東西，說話真可恨。他說我師父是他師侄，我成了他孫子了。我去找我師父去問問，如果是真便罷，如沒有這回事，我把這禿頭給砸碎了。”想罷站起來，纔要往外走，就聽外面喊嚷：“上壽送禮來了！”楊猛一聽是濟公的聲音，說：“我師父來了，好，我倒要問問。”忙往外跑。濟公這一來，要大鬧壽堂，法門廣惠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